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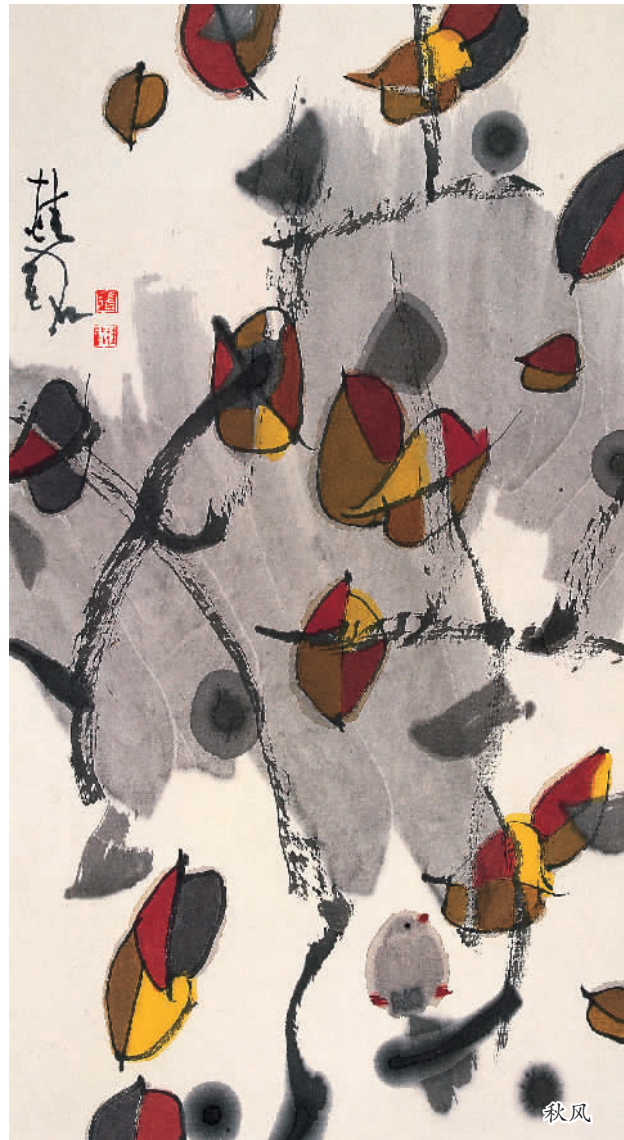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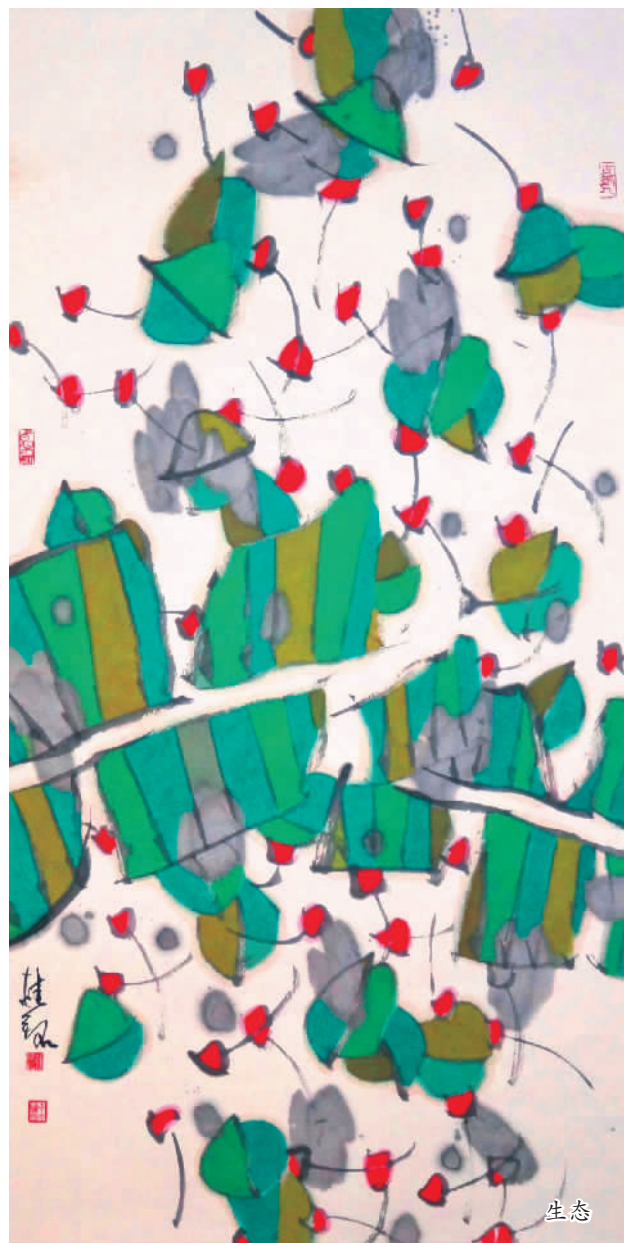
书画艺苑

开创中国画写意重彩现代图式语言 ——访著名画家张桂铭

李树森



张桂铭，1939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6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名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同年入上海中国画院专业创作。历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刘海粟美术馆执行馆长，中国美协理事、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委员、上海市美协中国画艺委会主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上海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客座教授等。198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1998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1年被评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秋枫



金台记：

张桂铭，以其远见卓识、深邃思想与敏锐眼光，早早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强调调色彩的重要性。深刻地意识到最近百余年来，西方绘画由写实转向写意，完成了西方传统绘画向现代绘画的转型，诞生了许多世界级艺术大师，而我们却在现代弱化了千年的写意传统，由写意倾向了写实，加之各种复

杂因素综合影响下，使得理论家发出了当代“中国画坛缺少大画家”、“中国画旁途末路”之感叹。

他还以强烈的责任感、危机意识，提出只有大力重视传统优秀文化艺术的普及和教育问题，才能更好地传承、发扬、发展本民族文化艺术。呼吁要从娃娃抓起，牢牢地打好传统的根基。

“金台点将”栏目点之，是以笔记。——主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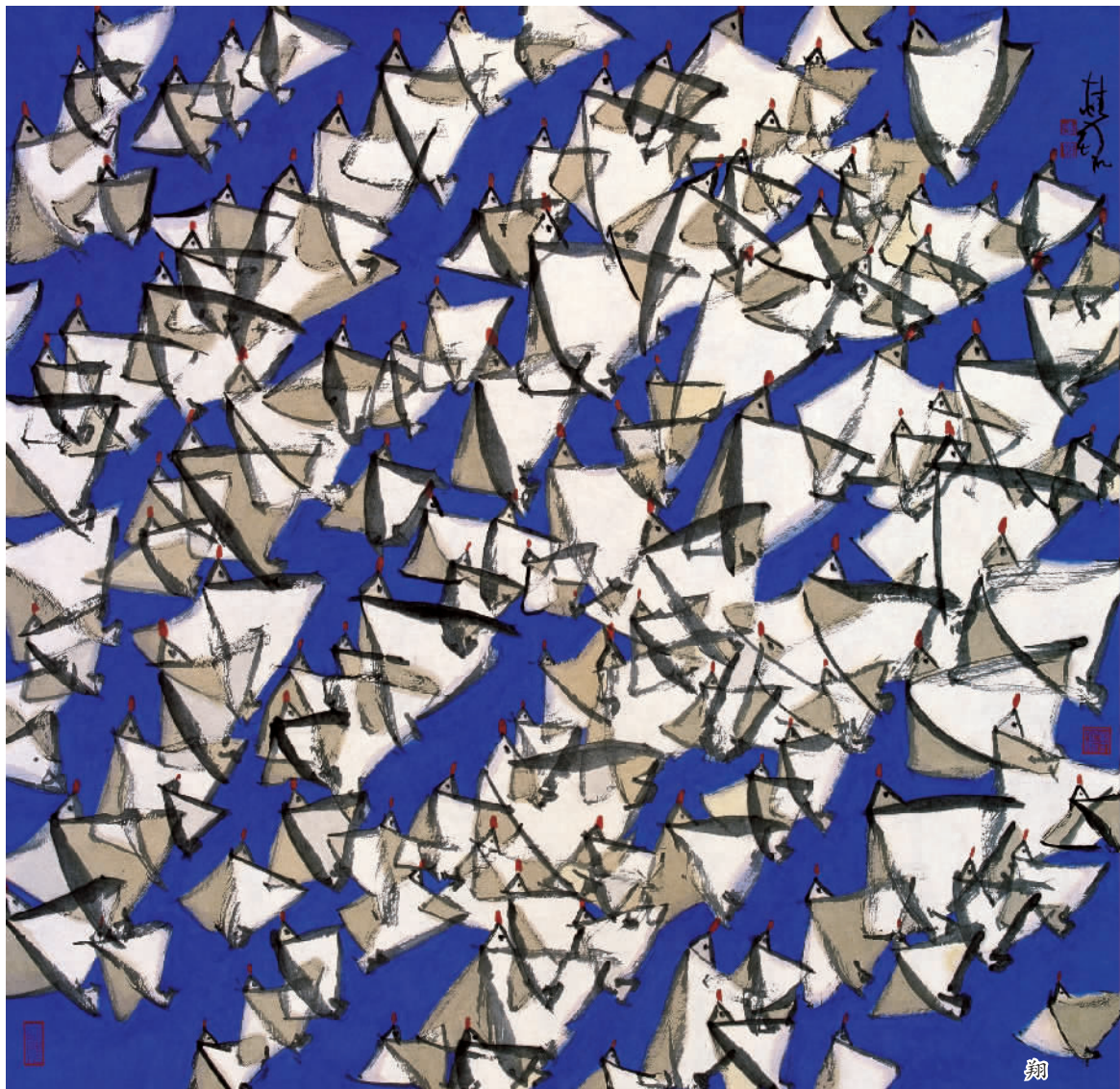
需要走出“千人一面”怪圈 要想创新成功必须静得下来

李树森：中国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建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转变到时代审美之需要上来。在上世纪80年代，您就开始了新画风的创造，说明您极具绘画天赋和创新精神，聪敏绝顶，善于研究、思考。也只有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具有远见卓识的深刻艺术见解，才能预见到艺术发展的未来方向。请介绍一下您在画新画探索过程中遇到过的一些重要问题。对于当下一些画家追求的艺术创新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桂铭：艺术需要不断创新，中国画更要创新。我一直认为绘画的创新更重要，因为绘画艺术，它绝不会因为人的离去而离去，所以绘画艺术的因袭和模仿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30多年前我常常去看画展，感觉几乎整个展厅都是灰蒙蒙黑乎乎的，远看根本分不清这是谁画的，那是谁画的，大都缺乏画家自己的个性风格特点。这就是批评家常形容的“千人一面”。我意识到这里面的问题很大，太闷了，很不舒服，中国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需要有新的东西出来，根据这个想法，我开始有了新的追求和探索。一路走来，我还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画家，如果真的要有所贡献，一定要有所创新。

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从小教育是很欠缺的。加上我们的博物馆、美术馆的建设还跟不上。而一些场馆大多停留在临时性的展览上，缺乏系统性、经济性，孩子们很难在这些场馆展览中得到高质量的艺术教育。不了解优秀传统艺术，加上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一时就使得辨不清方向。所以会在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外来艺术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清。思路不明确，实践也就大打折扣。在这样的整体环境下，要真正把中国艺术搞上去，谈何容易！



传统里的核心品质不可丢

我的建议和体会是，作为一名中国画家必须要吃好吃好中国画传统艺术这个头口奶，如果头口奶没有吃好，也希望补课，把基础打扎实。同时，我们的一骑一吸也要开阔，站得高，看得远，不要轻易排斥别国的艺术，吸取多方面有益的营养，积极探索。艺术创新的道路始终是不平坦的，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要锲而不舍、反复实践，同时要静得下心来，耐得住寂寞，以虔诚的心态对待艺术，作为一名艺术家没有寂寞精神是不成的。最后我想重提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三境界，值得我们牢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对于要成就大事业者是绕不过去的。

潘公凯：“现代其外，传统其中”

李树森：潘公凯先生曾评价您的画是“现代其外，传统其中”，您对此怎么看？

李树森：您对中国画继承传统问题怎么看？张桂铭：继承传统，技法当然很重要，中国画的笔墨传统很重要，但中国画的技法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论笔墨，齐白石的笔墨与黄宾虹的笔墨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师的作品和为人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一生都在追求和坚持“真善美”，“真善美”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品质，“真善美”不仅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品质，也是中国人人为的核心品质。特别是在当今画坛过度浮躁、急功近利的状况下，作为艺术家更要自律，保持冷静，沉下心来从事艺术创作，保有一颗真诚和敬畏的心对待艺术创作，把最优秀的作品贡献给社会是艺术家的神圣职责。当然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的批评和揭露对艺术家也会引起共鸣，也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但是最终还是为了发扬和传播“真善美”，这个核心品质一定不能丢。

陈传席：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种画风 绘画重色彩不是西方的专利

李树森：中国画在很长历史时期并不提倡色彩的鲜艳，而您却独辟蹊径，有意识地加强了色彩。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开创了在中国画耳目一新的色彩明快、简洁概括的一种新风貌，也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绘画风格。正如著名美术评论家陈传席所言：“他的画并不是说新花，而是古今中外都不曾有过的—种画风。”请问您对当代中国画欣赏视觉化取向问题和精神性文化内涵问题是怎样思考的？在您的画中是如何处理二者之关系的？

张桂铭：过去我们一般讲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你这个提法跟过去不一样，很明确。我觉得绘画艺术本身是视觉艺术，必须讲究视觉效果。

以前我们往往把形式跟内容分得太大。过去我们看画的习惯，是先看画的是什么，内容是第一位，就是先看内容，然后再看画面的感觉。实际上从直观来讲，一幅作品先映入你眼帘的是画面的效果，整体的感觉。比如结构、构图、造型、色彩、笔墨等，这些构成的元素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形式只是形式，其实这些元素里面也包含着精神内涵，包含着精神元素。

在传统题材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同样的一个题材，由于构成的元素不同，不同的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涵也不同。比如同样画荷花，八大山人的荷花，冷逸高峭；吴昌硕的荷花，苍劲厚拙；而齐白石的荷花天真烂漫；潘天寿的则显得劲挺有力……他们的气质、格局、含蓄都不一样。我想举画荷花这个例子已经能说明一些问题了。一个题材怎么画实际上是个更重要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人疑惑我为什么把画人物质突然向以花鸟为载体的新的探索，这应该也是基于上述的想法。过去我们创作写真人物画，尤其在选择题材、刻画人物上花了大量的时间，而在考虑整个画面的效果，如笔墨、色彩、造型、结构等方面所下的功夫不够，有时题材再好，但不等于这幅画就好。尤其是中国画笔墨的提高需要大量的实践，而当时我确实是想通过花鸟画取得一定经验以后，再在人物画上有突破。想不到就此欲望不能，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如今还觉得可以画得更好。

讲到色彩，往往有个误区，总觉得西洋画是讲色彩的，色彩是外国的专利，似乎我们中国画是不讲色彩的，实际上并不尽然。这方面深入了解中国绘画史的人都会知道，很早的如汉代壁画，后来的青绿山水，包括遗留下来的古代壁画，更有大量的民间艺术，都是色彩非常灿烂，极其丰富的。近来说，齐白石称得上是一位色彩大师，在他的画中如果撇掉了色彩，那或许会逊色不少。在近现代画家中讲究色彩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有时往往往往会用到“感情色彩”这几个字，说明感情这个东西是有色彩的，或者说色彩是有感情的，好的绘画也是有感情的。因此，我认为在中国画中不重视色彩是非常大的遗憾，色彩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应该大有作为。

中国画的笔墨线条传统不能丢 西方人难懂中国画线条之深奥

李树森：我注意到您的作品多用纯正色，显得干净亮丽。现在大家常谈中国画的创新问题，您结合自己的作品简单谈几点中国画哪些要素需要继承？

张桂铭：创新并不是要让大家创到一种样式上去，而是要更丰富，在中国特别是近现代成功的先例也不少。诸如传统型、融合性、另辟蹊径型等

等。我想今后中国画的创新，这样的路子还会继续延续下去。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中心，谁是边缘，可能不是某个人说了算，更不能自己说了算，或者过早地下结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

我的作品，您已经我在访谈标题上冠了顶帽子——“写意、重彩”。这应该也正是我画风比较重要的特征。“写意、重彩”就离不开笔墨、色彩。但作为主要特征也不能孤立地存在，是与取材、构图、造型相适应的。特别是我的造型，高度简化，多出意象，并且构图多取自于平面构图，所以我特别重视线的运用。

我把线条作为是中国画的一条根，中国画重视用线，不仅是因为所谓“书画同源”，或中国画笔墨在线的运用上创造了丰厚的传统，实在是因为中国画的重要工具材料——毛笔、宣纸，是非常富有敏感性、可塑性所致的。用笔可粗可细、可轻可重、可柔可散，变化万千。甚至你稍有迟疑、犹豫，就立即显现。中国人可以在笔墨上品味出大千世界，其中的奥妙西方人是难以体味理解的。所以，我作画是先用力，如果感觉在用线的质量、节奏、韵律有欠缺，就暂时放下不再继续画下去了。

用色也是这样，不能太真实，太复杂，我的赋色被有的评论称为“随意赋彩”，画上基本上是几个原色：红、绿、青、黄，很少复色或者混在一起。之所以没有显得不协调或者俗气，其中线条与墨块是起了相当重要作用的。

总之我的作画过程并不复杂，“勾线填彩”，我追求的是用最单纯的元素，达到丰富的艺术效果，同时给人以回味，使人回味无穷也是我的艺术追求。

西方不论传统是从小就已深深扎根传统 我们喜欢讨论传统是因为根扎得不深不实

李树森：观看您的很多作品，明显感觉内涵丰富、气韵生动，个性与当代性鲜明，色彩瑰丽又不失高雅简洁。可以说您的作品融汇中西，在处理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中国画课题方面，是一个成功范例。您以新的绘画形式语言，和作品所具有的成熟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建构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将因此载入中国美术史册。您对中国画发展如何处理当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等问题有何见解？

张桂铭：要讨论中国画的发展问题、创新问题，一直会讲到您提到的要处理的这些方面。其实讲来讲去就是我们怎样对待传统，怎样对待西方的问题，我想这些问题今后还会继续讨论下去。

在国外的画家中我们可以发现，像毕加索是受非洲影响的，像马蒂斯、梵高等受东方（包括日本浮世绘）影响很明显，不少画家也受中国艺术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绘画风格不会认为是被非洲化了、日本化了，甚至是中国化了。毕加索还是毕加索，梵高还是梵高。吸收国外的，好像很自然。

为什么我们老是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休，而外国人也不讨论这种问题？你给我这个题目以后我多次思考，或许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到了西方，尤其是去参观世界上很有名的美术馆、博物馆，给我们有个很突出的印象。在参观的人群当中，尤其是学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他们由老师带着参观一幅幅西方的世界名画，听老师或者讲解员的讲解、介绍。据介绍说，学生们回去以后，还要根据作品写心得体会。实际上在西方，他们很重视传统的教育，尤其是很小的时候，让传统的优秀艺术深深的植根在他们的幼小的心灵里。这样以后才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去分辨和面对别国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艺术。



佳蔬



纸上交响



朝艳



主持人：李树森
电话：010-65363425
E-mail: haiwaiiban@126.com
www.peopie-art.com.cn
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